

丛书

金

山

传

赵云声、洗济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剧皇帝:金山传/赵云声,洗济华著. —北京:中国
文联出版公司,1997.11 重印
ISBN 7—5059—0025—0

I. 话… II. ①赵… ②洗…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
代②金山—传记 N.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399 号

书 名	话剧皇帝—金山传
作 者	洗济华、赵云声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邓 壮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25 千字
印 张	10.5
插 页	8 页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0025—0/I·13
定 价	2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序篇·····	(1)
第一章 畸形的家庭·····	(4)
第二章 第一次爱情·····	(11)
第三章 一座金山·····	(19)
第四章 王莹与蓝苹·····	(31)
第五章 名剧《赛金花》·····	(48)
第六章 舍命陪君子·····	(61)
第七章 救亡演剧二队·····	(73)
第八章 李宗仁的贵宾·····	(83)
第九章 南洋之行·····	(96)
第十章 山河破碎风飘絮·····	(110)
第十一章 又一位女明星闯入他的生活·····	(120)
第十二章 山城雷电·····	(133)
第十三章 一股特殊的势力·····	(144)
第十四章 “接收大员”·····	(156)
第十五章 在松花江上·····	(166)
第十六章 特殊的角色·····	(175)

第十七章	和孙维世重逢·····	(185)
第十八章	舞台内外·····	(199)
第十九章	盛大的婚礼·····	(208)
第二十章	失误与悔恨·····	(224)
第二十一章	“紧箍咒”下的生活·····	(235)
第二十二章	中国话剧皇帝·····	(246)
第二十三章	复活·····	(258)
第二十四章	镣铐入狱·····	(270)
第二十五章	孙维世失踪·····	(283)
第二十六章	江青和叶群两条毒藤·····	(294)
第二十七章	寻寻觅觅·····	(308)
第二十八章	最后一刻·····	(317)
金山大事年表·····		(329)

序 篇

1982年7月16日上午九时，首都剧场的门口外面，象往日看戏、看电影、听音乐会一样，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人，人们聚集着，扩大着，越来越多……可是今天，却看不到姑娘们多姿多彩的艳丽衣裙，看不到重逢老友的狂喜，看不到欢声笑语的嬉闹，也看不到青年人寻觅退票的询问……

来的人，无论是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还是初露头角的艺苑新秀，他们每个人胸前都佩着一朵小小的白花，神情肃然，目光凝重，即使是遇到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也只是微微地点一点头，然后带着泪花和哀伤默默地步入大门。

剧场前厅摆放着苍松翠柏、黑黄缎带，使人有一种庄严肃穆之感。随着缓缓的哀乐，人们穿过大厅，进入剧场，只见舞台当中，金山的遗像安放在鲜花、翠柏之中。他戴着一副玳瑁

眼镜，满头黑发，紧抿着嘴角，没有微笑，他那凝视的目光，仿佛在告诉人们，他临终前一直在沉思、探索……

舞台上方赫然地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横标：“人民艺术家金山同志追悼大会”。舞台口的两侧，垂吊着两幅长长的挽联。这是7月7日，当中央戏剧学院的师生，得悉金山院长突然去世的消息后，饱含热泪，泼墨写就的。上联为：“雷电、钢铁、风暴、夜歌，传出九窍丹心，晚春蚕老丝难尽；”下联是：“党业、民功、讲坛、艺苑，染成三千白发，孺子牛亡汗未消。”这首长联，既集中概括了金山追求光明与真理、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同时又赞颂他在整整半个世纪的艺术历程中突起的几座丰碑。

“雷电、钢铁、风暴、夜歌”，乃是他艺术生涯中的几出名剧。“雷电”，系指《屈原》中的“雷电颂”；“钢铁”是指《保尔·柯察金》，因为这戏也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风暴”，即是话剧和电影《风暴》；而“夜歌”则是指电影《夜半歌声》。这些都是由金山主演的，也是他艺术道路上的几座高峰。

至于下联中的“党业”、“民功”，则是指金山的政治生涯和功绩。解放前，他不仅是位明星、艺术家，而且还是位神奇的地下工作者。他利用复杂的社会关系，不仅能深入底层为工人演戏，而且跻身于国民党的最上层，甚至进入总统府酬酢周旋。这位1932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后来在临近解放时，居然得到了国民党政界的“青睐”和“宠信”，时而作为接收大员出使东北，时而又作为国民党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国共和平谈判……

剧场大厅的四周，陈列着金山几十帧生活照和剧照。他所创造的众多艺术形象，宛如璀璨的星群装点成琳琅满目的艺术长廊：屈原、保尔、施洋、李鸿章、万尼亚、宋丹萍……这些

光彩夺目的艺术剧照，使人们得以重睹金山在舞台和银幕的雄姿，而那些生活照，则忠实地记录着金山为党为民忠心耿耿的足迹；他在聆听周总理的教诲；他在与“二·七”老工人促膝交谈，他在大庆弥漫的风雪中采访；他在新加坡的椰林下不倦地奔忙；他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为演员排戏；他在战火纷飞中赶拍电影《松花江上》……

这些照片，是对金山的经历和艺术成就的一次展览。金山在舞台和银幕上那叱咤风云的风彩，至今仍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人们一边观看着剧照，一边低声地私议着……

金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为了探寻这个问题，我们决心循着金山留下的足迹，追本溯源，搜集采写，力争不带偏见，把一个真实的金山，呈现给读者，至于对他的政治、艺术连同那五颜六色的爱情生活该如何评价，那就只有让读者自己去评说了！

第一章 畸形的家庭

上海。外滩。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繁华喧闹的街市。

洋装洋服的阔佬，得意地坐着 1933 年最流行的小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飞奔着；气喘吁吁的三轮车工人拉着顾客，拚命地蹬踏，车轮在缓缓地滚动……

衣着华丽的太太小姐进出商场、洋行的大门；衣衫褴褛的流浪儿混迹在人群中乞讨……

一阵阵调情的浪笑，混含着一声声痛苦的呻吟……这一切，如此不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构成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独特的风情。紧靠着外滩的黄浦江，停泊着各种货轮，飘扬着五光十色的旗帜；这些货轮的夹缝中，还插进新的旧的、大大小小的木船。江边的码头上堆放着洋货以及各种包装破旧的土产杂物。在一个

露天货场上，一群苦力正吆喝着，攀登天桥……虽然已是初冬时节，寒风呼号，可这些苦力依然个个汗流浹背。在这一群粗壮黝黑的劳动者当中，非常显眼地夹杂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高挑的身材，面色白皙，眉清目秀，浓密的眉宇下，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炯炯的神，唯一有脸庞上那不断流淌的汗珠，告诉人们，这活儿显然使他十分劳累。

“喂，悠着点！不要为了这两个苦力钱，把小命都给搭上。”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汉子，用一只粗糙的大手，友善地拍了拍这青年人的肩膀，诚恳地说：“看来，你不是吃这碗饭的吧？”

这青年叫赵默，字缄可，他本来是苏州一个富商的儿子。中国有句俗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赵家祖辈原是居住在湖南沅陵，后来父亲赵锦文在江浙一带从事蚕茧生意，很快发迹起来，便在苏州三多桥下买了一所房产，全家才搬到这山明水秀的苏州定居。赵家在苏州城里虽然还不能说是数一数二的显赫大户，但也是颇为人们钦慕的殷富之家。高墙大院，假山花园，层层套院，曲径回廊，这座按照苏州园林风格建造的庭宅，结构严谨，明丽典雅。

赵家共有三男一女，大儿子赵慰先，女儿赵含英，二儿子赵班斧，赵默是这所宅院中最小的一个小儿子。他与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同年降生，因辛亥革命未曾触及中国社会的根基，清帝虽然退位，但随之而起的却是军阀混战，兵连祸结，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对于赵默来说，时代之外，更有一场家庭的恶运，即他出世刚刚两月，父亲便暴病身亡。父亲的骤然离去，宛如晴天霹雳，使这高墙大院就像倒掉了栋梁大柱一样，岌岌可危。这时节，总理这所大院的一位姓朱的大管家趁虚而入。

这是个为人精明狡诈、颇善谋算的人物，乘赵家危难之机，运筹帷幄，渐渐地讨得了寡居的女主人的欢心，进而成了赵默的继父。奴仆一旦变成了主人，很快便露出了他贪婪的本性。他颐指气使，得寸进尺，不仅和女主人同床共枕，而且又同时霸占了她的女儿，搞出了一个私生子。

在这畸形的家庭里，赵默虽然名义上是三多桥这富有人家的小少爷，但实际上他从小就是在屈辱和痛苦中生活。这种特殊的处境造就了他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性格。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特别当赵默渐渐地谙懂世事，知道家里的内幕，使他越来越讨厌这个家庭的丑恶。他憎恨这个管家，在他的心目中，他根本不是什么继父，而是一只恶狼。言为心声，心中的憎恨难免不流于言表。渐渐地，由言语的不尊敬逐步演化成行为上的磨擦。这磨擦愈演愈烈，矛盾也就越来越尖锐了。这郁积的火山，终于在一次口角中爆发了！赵默和继父你一言我一语，刀来剑往，越吵越凶。一向忍气吞声、善良软弱的妈妈一见这情景，赶快相劝：“别吵了，怎么他也是你的父亲……”

“不，他不是我父亲，我没有他这种父亲！”

“啪”地一下，一记耳光狠狠地打在了赵默的脸庞上，细嫩的皮肤留下了几道鲜明的指印，接着，血也顺着嘴角渗流了出来……

赵默没有哀求，也没有哭泣，只是用一双愤怒的眼睛久久地逼视着他。慢慢地，他抹去了嘴角上的鲜血，当他运足力气，咬着牙齿，正准备再扑过去的时候，他妈妈哭着抱住了他。怯弱的妈妈唯恐这样会遭致更严厉的毒打。封建的家庭，只教会了她忍受和流泪，她抚摸着儿子的脸颊，除了心痛地哭，只是

反反复复地说着一句话：“你什么也别说了，别再惹他生气！”

这一巴掌，把这表面的父子关系也打断了，从此，赵默和继父之间留下了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

赵默这个富家子弟，就这样被富家抛弃了。富贵远离了他，他唯有和贫因为伍。辍学、挨饿、流浪街头……生活将他沉入了社会的最底层。他喜欢看戏，但两袋空空，一文不名，没办法，只好想法看“蹭戏”。这方面，他聪明的才智又帮了他的大忙，使他不花钱买票，竟也能经常出入戏院。

看戏，是赵默生活中的唯一快乐，也是他与艺术终生结缘的起点。他生性聪颖，每次看过戏后，他总能维妙维肖地模仿表演。稍微长大些，他便开始在苏州打短工，独立谋生。劳动是相当辛苦的，收入也极为微薄，但他却从独立生活中找到了人生的乐趣。由于赵默能言善辩，头脑清晰，慢慢地成了一班青年人的领袖，组织他们玩耍，并自编自导一些幕表戏，即兴取乐。没有剧本，没有台词，只向大伙讲一个简单的故事梗概，然后他就和同伙各自临场发挥，边凑台词，边进行表演。在这时，赵默的表演总是最为出色，经常获得同伙的夸奖。后来，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结识了一个演文明戏的戏班子，他跟随着他们四乡流动演出，给人家搬运道具、布景，偶尔也帮着人家在景片上涂画几笔。谁会想到，这些野台子似的戏剧生活，竟成了孕育伟大戏剧家的摇篮！

1928年，十七岁的赵默毅然离开了苏州，只身闯到了光怪陆离的上海。上海滩，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很多年轻人都怀着各种希冀来到这里，谋求生存，寻找出路。这时候，赵默的大哥、二哥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都已成了有点权势的处级警官，他

姐姐也嫁给了国民党要员潘公弼，随之来到上海。此刻，赵默若是依附他们，讨个一官半职，凭他那聪敏才智，在宦海中步步高升，恐怕并不费力。但是赵默没有这样做，他不想依赖他们，而决心自己闯出一条奋发的道路来。

可是，赵默的运气不佳，他几经挣扎，仍是到处碰壁。这期间，他被招去当兵，但因顶撞团长而逃离兵营；他曾流落到一个寺庙，请求当和尚未被收留；他还在一所私人经营的农桑林木场当过农工；农场倒闭后，他在一家小报馆里当过校对；有时还得靠出卖体力，维持生计……四处流浪的生涯，使他尝尽了社会的冷酷，但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泯灭他对艺术的酷爱。做工之余，他坚持学画、学诗、学戏。他苦苦地追求着，奋斗着……这期间，他演过文明戏，他崇拜麒派京剧大师周信芳，进过京戏票房串演过麒派京剧……他象海绵吸水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各种艺术的营养。

几年东奔西跑的闯荡生活，使他认识了大千世界，学会了种种谋生手段，同时也交下了一批三教九流的朋友，下到拉车的、理发的、卖苦力的，上至上海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乃至赫赫威名的青红帮头杜月笙，他都与之来往交游，有的还结成了密友。青红帮的祖师爷杜月笙更是对他庞信交加，收他为弟子。

生活上的起伏跌宕，使赵默织成了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关系网。后来他利用这些关系网，纵横驰骋，为我党做了许多特殊的工作。

上海这复杂的社会，赵默复杂的家庭关系，造成了他复杂而独特的生活经历。由于他在撞闯生涯中更多接触的还是些穷朋友和革命者，所以这位饱经磨难、思想活跃的青年，很快便

投身于为广民众求解放的革命洪流之中。1931年夏，赵默考入了上海税警警官学校。在这里，结识了一名姓吴的同学，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从这位同学的言论和行动中得到许多教益，成为知己。这一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侵吞东三省，亡国的命运威胁着四亿五千万同胞，抗战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上海各界纷纷支援，税警学校师生要去慰劳，但学校当局不准，于是酿成了一次学潮，领导人就是赵默的这位挚友。他遭到了学校开除而离开了学校，不久，又被捕入狱了。这位同学原是上海反帝大同盟成员，上海反帝同盟正对他进行多方营救，赵默很快也投入了营救工作。在营救的日子里，赵默觉得进入了一个新的集体。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心口不一；这里，人相互关心，赤诚以待。他隐约感到这里有一种共同的信仰维系着，于是，他请求加入了反帝大同盟。从此，他这条在上海滩漂流的孤帆，终于停靠在革命的岸上，就在这年的年底，他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马列主义的信仰，为他点燃了理想的火炬，使他看到了未来，获得了新生。本来就生气勃勃的赵默，变得更加精力充沛，更加龙腾虎跃。他在组织的领导下，夜以继日的奔忙，曾在《远东日报》作过编辑，曾到街头做过社会宣传，他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到学生和工人中开展戏剧活动……生活虽然艰苦，但赵默神采焕发，在外滩、在码头、在里弄，几乎到处都可见到赵默那轻盈矫健的身影。

赵默为人慷慨、热情，工人们都很喜欢跟他接近，他也经常利用工余时间为工人们演演唱唱，以解除大家的疲劳。一次，

他正在一座仓库旁边和工人们一起表演着他的习作《劳动》时，大伙正看得入神，突然，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跑了过来。这女子衣着虽然并不华丽，但一双流盼的大眼睛却楚楚动人，加上她那苗条的身段，丰腴的胸膛，颇有几分风韵。她一边跑着，一边大声地叫喊：“赵默！赵默……”

赵默闻声停止了表演，待他看清了来人的面貌时，他的脸不由得腾地泛起了一阵绯红……

第二章 第一次爱情

这位女子叫易果岭，也是个没固定职业的女性。她喜欢演戏，也是一位业余青年演员，赵默就是在一次业余演出中同她相识的。两个苦果，一根苦藤，相同的爱好和命运把他们纠缠在一起，产生了感情，一道共同生活了。这是赵默最初萌发的爱情，也是他在苦难生涯中的感情安慰。

赵默一见是小易来找他，连忙把衣服一披，迎了过去：“小易，有事吗？”

“家里来客人了，在等你！”小易忽闪着那双大眼睛，把声音压得很低。

赵默抱歉地向诸位工友拱手一揖，便随着小易返回了他们的家。这个所谓的家，只是一家小理发店上的一室阴暗矮小的亭子间，房间窄小，除了一张木床和一张桌子外，就再也放不

下别的東西了。赵默唯一的一只手提箱塞在了床底下，而书籍报纸只能散乱地堆放在桌角和床边。

当赵默和易果岭顺着陡峭的楼梯爬进亭子间时，一位清秀的书生正坐在他的床边看书。赵默认出了这个年轻人叫于伶，上次在一家酒吧间里，组织上曾给他们作过介绍，现今调到剧联负责组织工作，担任与党员、盟员的联络。

赵默一见于伶，喜出望外，他一边叫着一边热情地迎过去，“于伶，你等了半天了吧？”

于伶听他大声嚷嚷，便微笑地把手指放到唇边，向他轻声地嘘了一下。赵默见他这种举动，知道准有组织上的指示，于是他示意小易坐到楼梯处去，为他们放哨望风。

于伶此来，向赵默传达了一项指示，即蓝衣剧社派他到市郊淞沪铁路机械厂开展演剧活动。这个蓝衣剧社与国民党那个特务组织“蓝衣社”毫无关系，这是剧联党组织所领导的一个秘密团体，专门在工人中进行戏剧宣传。因为工人大多身穿蓝色衣服，故名蓝衣剧社，赵默是其中的骨干成员。

赵默听了于伶传达的任务，高兴得霍地站了起来，急不及待地问：“什么时候出发？”

“这两天你先安排整理一下，后天晚上乘郊区火车走，我们通知那里的党组织，他们会派人到火车站接你，来人手里提着马灯……”于伶望着激动的赵默，连忙又补充了一句：“这次是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到那里去开辟工作，人地两生，环境也很艰苦……”

赵默收拢了笑容，神情严肃得像戏剧中的宣誓：“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克服困难，完成任务！”